

胡德海：我国西部教育学界的“一面旗帜”

郭 戈

摘要：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家。他扎根西部教育70年，犹如胡杨般扎根西北，不畏艰辛，顽强生长，终成参天大树，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均可圈可点。尤其是构建了一个新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把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给教育学一个宏观、完整、全面、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从而给教育学以恰当的定位，并凸显教育学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胡德海；教育学家；教育学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4)01-0120-07

2023年9月23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北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主办的胡德海先生新著《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首发式暨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建设座谈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西北师大”）举行。此时恰逢胡先生96岁高寿，也是他大学毕业后到西北师大工作70周年，都是可喜可贺的好日子。借此机会，弟子书写一文，感念师恩，以表祝贺和敬仰。

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家，是一棵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杨”和矗立在西部教育学界的“一面旗帜”。胡先生1927年9月出生于浙江金华，1949年年初从省立金华高中毕业，曾在汤溪私立维二中学教过半年的书。1953年9月，他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分配到西北师范大学工作，扎根西部教育70年，历尽艰辛，砥砺前行，终成参天大树，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均可圈可点，尤其是为我国教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生道路最大的幸事，莫过于遇到好导师、引路人。胡德海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副导师），不仅30多年前求学时我们就过从甚密，我受益多多，而且毕业之后交往不断，他对我个人及工作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我始终铭记于心。我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

一、教诲之恩 终身难忘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在1931年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演讲时所说，意思是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名大师。1988—1991年，我在西北师大教科所（当时与教育系分设，现称教育科学学院）读教学论专业（现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有李秉德、胡德海、赵鸣九教授（后来招生又增加了南国农、李定仁教授等）。此外，还有黄学溥、郭士豪、景时春等教授，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教育

作者简介：郭戈，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

学家或心理学家。

当时国内博士点很少，博士生也不多，西北师大只有教育学（课程教学论）我们这一个博士点，且不是每年都能招生，我在学时的博士生同学有田慧生、黎加厚和王嘉毅。第一届博士生杨爱程刚刚毕业，留校任教（与万明钢同为教科所副所长）。三年期间，我结识了交往较多的一批教育各专业在读硕士学友，如曾天山、孙杰远、徐继存、和学新、赵卫、徐辉、杨海波、杨卫星、赵昌木、许洁英、吕世虎、张维忠、王兆璟、傅敏、周爱保等，以及已获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万明钢、赵志毅、刘沛、金生鈇、蔡宝来、刘要悟、刘耀中、焦瑶光、李瑾瑜、苏丹兰等。各位都积极上进，各有专攻，学有所成。

在20世纪80年代，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市场经济尚未开始，生活条件一般颇为艰苦，但学校管理规范、传统依旧、治学严谨、学风朴实。教授们认真负责，全力投入，勤勉工作，都抢着把过去失去的十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补回来，都在为教育改革发展和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增砖添瓦做些什么；各位硕博同学或学友都如饥似渴，勤学好问，且志向远大，尤其是研究氛围十分浓厚，搞研究、写文章蔚然成风。改革开放初期“八十年代新一辈”纯真的样子和执著的面貌，真是刻骨铭心、令人难忘。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西北师范大学地处皋兰山下、黄河岸边的兰州西郊，是一所因为抗战时局变化、大学西迁合分而生成的大学。其前身是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不久后又独立设置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这所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北平，复校为北平师范大学，其余则留在了兰州继续办学，据说全面抗战八年期间办学的档案原件全部留在了兰州，由此也表明了西北师大与北京师大的“血缘关系”。虽然西北师大留下了北师大的一些底子，但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和大西北黄沙的洗刷，等我到西北师大读书时，已经看不到多少老师大的影子，现在能够想起的名人，一个是一直在原西北师院工作的著名体育家袁敦礼先生，再一个就是1953年从北京师大教育系毕业分配到西北师院，并在这里工作一辈子的胡德海先生。

因为专业方向的缘故，除了李秉德先生，我见面最多的就是胡德海先生了。胡先生给硕、博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是“教育学原理”，当时他正在撰写同名的一本书《教育学原理》。这部教材和专著是集其几十年之工的精品力作，后来出版后曾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中国教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及甘肃省优秀图书奖特别优秀奖。在课堂上，他一章一章非常认真地讲授他关于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学科自身的观点，使我深受教益。为此，我还撰写了一篇短文《迷惑的教育学》（《教育时报》1990年1月11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可以看出胡先生对我的启发：

我倒赞成以前的一种传统说法：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然而遗憾的是，在建构教育学的体系时却跑了这个主题，不是把视野局限到学校教育，就是总跳不出结构和逻辑极不严密的“四大块”。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确使教育学界伤透了脑筋，也误了不少事。最近，听了一位先生的课，顿使我豁然开朗。原来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是一个教育学科体系，两者是等同的，是一回事。这正如语言学就是语言科学，心理学就是心理科学，经济学就是经济科学，法学又称法律科学或法律学一样。如果说此二者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只是教育学是教育科学的简称，而教育科学乃是教育学的全称而已。这样一来，教育学中的许多疑问就能迎刃而解，同时许多在思想上、理论上、逻辑上以及语言习惯上的问题也能自圆其说、顺理成章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教育学亦即教育科学体系中，需要不需要有一门学科来研究教育的一般规律、原则和方法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门学科应称为教育学原理、教育总论或教育基本理论，

而不能以偏概全地称之为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是教育学体系中一门必不可少的基础学科。但愿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教育学成为历史！

读博士三年期间，我时常在晚上到胡先生家里请教，实际上主要是聊天，也无固定的主题，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从他的家乡浙江金华以及南宋都城临安以至江浙文化教育的千年演进，到我的家乡河南信阳以及古都汴梁以至中原文明的辐射；从母校的历史发展，以及他曾就学的北京师范大学、我曾就学的河南大学的变迁，到中国近现代多所大学的迁徙史；从他大学时代的授课老师侯外庐、胡明、林砺儒、董渭川、邱椿、陈友松，以及邵爽秋、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王焕勋等，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教育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坎坷历程；从到他曾访学一年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大学和康州教育，到欧美教育的传统和变革；从古代教育家老子、孔子、孟子，到现代教育家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胡适；从西方教育家夸美纽斯、卢梭、杜威到皮亚杰、布鲁纳、苏霍姆林斯基；从德国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到中国各个版本的《教育学》；从硕士、博士论文如何选题和撰写，到文章、论著的投稿和发表；从他正在研究的广西教育家雷沛鸿与我正在钻研的湖北教育家李廉方，到民国时期教育家的大家风范和投身教育实验的科学精神……记得在那个时代，无论什么时候到胡先生家里他都在，想聊到什么时候就聊到什么时候，这不就是作为学子的最大幸福和快乐吗？我深刻地感觉到与胡先生聊天真是获益匪浅，一点儿也不亚于课堂上课时的收获。只要有心，学习成长的方法有很多，聊天也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手段和学习方式，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往往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毕业之后，胡先生仍然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指导。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在人教社工作，因为分管教育理论著作和师范教育教材以及教育学术刊物的出版，需要得到国内著名教育学者的支持，于是与已过耄耋之年的胡德海先生联系增多了起来，每次打电话说到其论著发表和出版事宜，双方交流没有任何语言和思维障碍，完全同几十年前交流一样顺畅。他先后在人教社出版他编著的《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教育学原理》《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其中《教育学原理》在我社出版新版后被教育部评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又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胡先生还在我主编的《中国教育科学》《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此，要多说几句。

《中国教育科学》是一个创办时间只有十年的教育理论刊物（原为辑刊，现为双月刊），处于爬坡上坎的初创时期，其艰难可想而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期刊需要好稿子，而由于高校论文评价等原因，作者又不愿意将好稿子投给普刊，而质量不高的稿子我们也不用。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对此，我和本刊副主编刘立德、石筠弢商量：《中国教育科学》主要坚持学理性、宏观性、创新性的原则；在栏目上开设独特的“大家论坛”“学术感悟”“治学之道”“学科教育学”“文献综述”“回顾教育学人”等，如同增加新的“菜品”；可适当发表长篇论文，如同使用“大餐盘”；利用人教社和教育学研究会优势，实行书刊互动、刊刊互动、会员互动。但最有效的破解方法在于：诚心向教育学老前辈约稿，他们是不在乎刊物级别的，只要我们诚心办刊即可。如胡德海、顾明远、黄济、王策三、林崇德、南国农、何克抗、潘懋元、郝克明、李放、厉以贤、吴式颖、郭齐家、田本娜、陈桂生、叶澜、单中惠、李其龙、杨德广、燕国材、李明德、查有梁、廖哲勋、黄希庭、张楚廷、杨汉麟、田正平、郭永福、吕达，还有学科教育学专家刘国正、张奠宙、宋乃庆、邱兴华、刘道义、周正逵、雷实、商金林、顾之川，以及章开沅、刘道玉、哈经雄等，都是我们刊物爬坡上坎时期的重要作者，有的还赐稿几篇，大大提升了刊物的品质，也带动一大批中青年优秀教育学人踊跃投稿。其中，胡德海先生的支持力度最大，他先后发表了《关于什么是教育学的问题》（2013）、《读书、教书、著书：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2018）、《关于什么是儒家传统修养问题的学理解

读》(2019)、《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学习和研究哲学》(2022)、《雷沛鸿教育立命之道随想》(2022)等,他还为《中国教育科学》创刊题了词,这是我要特别鸣谢的。此外,96岁高龄的胡先生为我即将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兴趣教育论》写下了“教育学要更加重视对兴趣的研究”的序言,我是很感动的。

二、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杨”

胡杨是西北干旱地区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种树木,其发达的根系可从深层土壤中吸收水分,为自然界稀有的树种之一。胡杨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腐,堪称自然界的奇迹。今年96岁、从教70载、历经人间沧桑却在教育学理论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胡德海先生,就是一颗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杨”。我能遇到这么好的导师,实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我为我有他这样的导师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1953年,胡德海先生从北师大毕业分配到西北师大工作,一位江南才子便在皋兰山下、黄河岸边的兰州西郊扎下了根。掐指一算,竟然过去了整整70年,先生不愧是西北教育的“胡杨”和建设祖国大西北的楷模。

1953年,北师大的一张毕业生派遣证,把学有所成的胡德海送往了大西北。从此,他在这里读书、教书、写书,育人、播撒希望。没想到,他在前20多年最美好的年华里,却历尽沧桑和磨难——在动荡的政治环境里,先是被无端打成“右派”,被调离教师岗位安排在资料室和办公室打杂,经常被拉出去批斗,十年“文革”中又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关押了84天、后又下乡劳动改造了一年多,从而失去了人生干事创业最美好的年华。一个江南才子和帅小伙不仅要长期忍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而且还要多次经受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折磨。胡先生因为一份“检举材料”而被分配到大西北,又因为说了句话而被认为是反党言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作为“另类”而被专了20多年的政、吃了20多年的苦头。时代的荒唐和命运的捉弄,令人唏嘘不已!胡先生反思说道:“生存在当时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时代,我的这种遭遇实属必然,我的不幸实乃当时极左政治无法无天运作在我身上的一种折射与照影罢了。我的种种无奈和身不由己完全是被一种不正常的外力强加所致。”

直到改革开放之时,50多岁的胡德海先生才回归挚爱的讲台,迎来了他人生的春天和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过去的磨难磨平的是棱角,磨不平的是初心。胡先生在教育系、教育学院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先后开设了比较教育、教育经济学、人生与教师修养、教育学原理等课程,也为硕、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一些研究专题课程。直到86岁,才完全离开教学岗位。他曾荣获第二届西北师大教学名师奖和甘肃省高校教学名师奖等。

大学是实施教学、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做学问、搞创新的地方,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改革开放以来,胡先生心无旁骛,潜心研究,辛勤耕耘,笔耕不辍,很好地将这两者合为一体,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教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其间,他担任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学科规划组成员、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教育研究》杂志编委、顾问,并且兼任全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学术顾问,甘肃省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研究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甘肃省第三、四、五届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届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兼职教授等。

三、致力于教育学理论的创建

我最早知道“胡德海”这个名字,在《教育研究》上读到先生发表的《论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

必由之路》(1979)和《关于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1981)的文章。引起我兴趣的是1985年第2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刊登的《教育起源问题刍议》。他在文中对三种教育起源理论——生物起源论、心理起源论和劳动起源论的基本观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而主张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先生在《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年第3期上发表的《教育的自在和自为》也是给我留下记忆的一篇佳作。他在文中借用哲学的“自在”和“自为”这两个术语,来说明人类教育发展从原始社会的“自在教育”——可称为“教育活动”,到以学校教育为标志的“自为教育”——可称为“教育事业”。而且“自在教育”也有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初级、资本主义兴起的中级和“二战”之后的高级的发展阶段。他当时预测:当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或第三代生产力的出现所带来的“更为重要的一场信息革命”,“便把人类自为教育推进到了一个最新阶段——全面自为教育的时期”。

说到胡先生对教育学或教育理论研究的贡献,这是需要做一个专门的长篇文章才能说清楚的问题。过去有不少学者,特别是他的弟子对此都做了很好的总结和概括,尤其是高闰青教授还著有《胡德海教育思想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概括地讲,胡先生构建了一个新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把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给教育学一个宏观、完整、全面、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从而给教育学以恰当的定位,并凸显教育学的理论价值。

胡德海先生一生基本上与教育、教学和论著打交道,用“读书、教书和著书”来概括是比较形象的。2018年11月,91岁的胡德海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写道:“读书、教书和著书,此三者在我的生活中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读书是为了教书,是为了教好书,教书其实也是为了读书,为了能和书亲近、结缘……而读书、教书的结果是写书、写文章。反过来,写书、写文章也是为了教书,为了教好书。所以,读书、教书、著书密不可分。此三者不仅先后相连,逐次出现,而且彼此联系、互为因果,因此,可视为我生命运行的基本轨迹。”

每逢到兰州出差,我都会去看望胡先生,在他家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依旧如同我学生时代到先生家一样。不久前,经组织同意,允许我兼任西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因此与胡先生的见面陡增,所谈问题也逐渐深入。在谈话中,胡先生讲的几个观点对我触动较大,这也反映了他最近一段的想法,现大致整理一下,供教育学人学习和参考。

首先,做学问最高尚,也最幸福。一般人对此看不见,也不大懂,现在好多说不清的东西需要实践加以证明,好在历史最终是由人民书写的,时间与历史能证明一切对与错,最终会说明思想创新和学术创造的价值的。他说:思想是前进的旗帜,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个国家的强盛崛起和繁荣发展,可以归结为很多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思想的解放、理念的革命。过去的40年,我国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打碎了禁锢中国人多少年来思想束缚和精神枷锁。与此同时,各行的学者们都在不断地思考新问题,探索问题的起源,把握未来的趋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作出了诸多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说,这也是最神圣的事业和最高尚的一项工作,当然也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开创性工作。

其次,作为一个教育学人,最重要的职责应从理论上去把握教育,对全人类的教育现象予以理性说明和理论阐述,能够植根于实际又高于实际,其作用就比较大。做学问或撰文出书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长年的积累和不断的锤炼。一方面,真正的教育理论植根于实际又高于实际,既有鲜明的现实性与时代性,又有对现实与时代的超越性与理想性。这种理论不只是实践的操作行为指南,而是提供精神的引导,是一种实践的精神。教育理论应更多地从实践精神走向实际充实、照亮、引导、激励实践的走向,这或许就是教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真谛。

在他看来,理论研究要说理,要讲道理;教育理论研究是基于个体对教育现象问题的理性的思考,而不是盲从,从于权威,从于利益,从于时尚潮流,从于众口一词,或从于个人的滥情。

再次,做学问、研究教育要注重从理论体系上进行考察,最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样价值才最大。他说:科学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的关键。教育学者不仅要在教育科学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还要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建树。教育学并不是一门很简单的学问,要研究精到,成效显著,不仅需要付出激情和努力,而且也需要一流的智慧和头脑,而广阔高远的视阈和广博深厚的知识积累,更是最基本的条件。教育学者们应当提振精神,好学深思,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在新的时代把教育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做前人所未有过的创造性的工作,给教育学一个宏观、完整、全面、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从而构建一个新的教育学理论体系,给教育学以恰当的理论定位,并透出教育学的理论价值。研究教育学中的一系列具体范畴和学说也是如此,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开阔、深邃。从纵向说,应有历史的头脑;从横向说,应有系统和跨学科的观念。

又次,研究学问、构建理论体系,或成就精品力作,需要一种执着和坚守,也可以说是一种愚笨和痴迷。他说:既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物,又要言之有我、言之有气、言之有情。学术本来就是有智者、有闲者或清心寡欲者的人生取向,而学者治学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对学术的无穷乐趣,在学理上有所追求和不可压抑的激情。十年磨一剑,甚至几十年磨一剑,不抱任何功利的目的,即不以学术作为利禄的工具,却愿意为它付出毕生的精力,有着好之、乐之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术境界。他以为,学问著作之事,既要相互观摩,彼此切磋,亦贵能孤往,既然不以时代群趋为是,就应由沉潜而千虑一得,以待来者。此外,还要写自己最有感悟的东西,只写自己懂得的东西,不写自己不懂的东西,并且写得明白易懂,深入浅出,使读者觉得不绕口,好读、好看点。然而,这些也正是我们的教育研究现实真正的欠缺之所在。

最后,研究教育到一定程度要关注教育内外部的关系,要重视从哲学、社会和“世界”的角度反思教育、反思社会、反思历史。他说:基于教育学视角,还有系统和跨学科观念,吸收其他科学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问题、研究学问很有帮助。教育学、教育学原理要腾空而起,必须善于依靠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一切其他科学的支撑,使自己不断丰盈充实起来。反思很重要,也是必须的。当然,反思需要才气、正气,也需要勇气和骨气。

我问先生:最近在研究什么问题,先生说 he 正在写“天人之际”的文章。“天人之际”指天道与人事相互之间的关系,此语出自汉代司马迁《报任安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显然,先生在鲐背之年、高寿之时,仍醉心于其终身追求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文化观,探寻以“天”为代表的超越世界与以“人”为代表的现实世界,解释人类文明的真谛,试图构建一个超越的精神领域,找回人类该有的生命气象,以达成“天人合一”。我又说:如果先生“天人之际”的研究有教育学术成果,我们的《中国教育科学》杂志很愿意发表。先生答:好!

回到住处,我突然想到,先生可是近百岁的老人啊!不可思议的是,因为我们的交流没有出现任何障碍,所以我竟然一点也没有把他当成近百岁老人看待。可见胡先生的身体和思维有多棒!这又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在本文最后,我想以胡先生在北师大教育系 1949 级同班同学顾明远先生最新撰写的贺信内容结束本文:“胡德海的新作《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出版了。我表示衷心的祝贺!胡德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渊博的知识,对教育有深入的思考。他的大作《教育学原理》对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堪为教育学的经典著作。这次出版的《教育学是什么——胡德海教育随笔》

是近十多年来他对教育的进一步思考，并对当前的教育实践进行了学理的分析。本书不仅对教育现实有指导意义，也充实了教育理论宝库。再一次表示祝贺！”恩师之情，永恒于心，衷心祝愿我的老师胡德海先生健康长寿，再出成果！

（责任编辑 曹周天）

Hu Dehai: A Flag of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in Western China

Guo Ge

Abstract: Hu Dehai is a prominent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He has been rooted in western education for 70 years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the research on morality, virtue and discourse. In particular, he constructed a new theory system of pedagogy and thoroughly sorted out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pedagogy, which gave pedagogy a macroscopic, complete,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ummary and explanation, thus giving pedagogy a proper position and showing its theoretical value.

Key words: Hu Dehai; educator; theory system of pedagogy

About the author: Guo Ge is a research fellow from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教育史研究》2023年第4期目录

► 中国教育史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 45 年：历程、经验与展望	于发友
《颜氏家训》何以被尊为“家训之祖”	徐 梓 许少玲
更生之变：《大学》文本走进教育生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孙 杰
民国时期民众科学教育的历程、特征及当代启示	曲铁华 马小雪
塑育何种新儿童：基于边缘史料透视民国电影中的教育理念	申国昌 周 璇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大学先修班教育研究	黄 伟
近代中国大学教材建设的总体特征和历史意义	吴 涛
中国语文教育“大成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张永祥
“复兴农村”：民国时期熊佛西农民戏剧课程实验研究	万 驰
► 外国教育史	
“为了教师，属于教师，由教师经营”：从本土生成到异域转化	——英国“教师中心”的历史命运与国际传播
儿童节目的教育性	——美国儿童电视政策与教育节目纷争史
美国教育研究的实证取向溯源	——基于美国教育协会早期教育研究行动的考察
► 教育家研究	
教学素材≠学科内容：俞子夷教材组织思想研究	丁道勇
张宗麟南京鼓楼幼稚园课程试验述论	喻本伐 张汶军
蒋梦麟的大学学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	陈梦越 孙邦华
折中新旧：吴俊升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	吴晓琳
凌冰对 20 世纪中国儿童心理学研究的贡献	范庭卫 邵高燕 李 好
► 2023 年总目录	